



当代西方学术对话译丛
薛晓源 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思想的盛宴

——与西方著名思想家伽达默尔等对话

[德] U.伯姆 编

王彤 译

Philosophie Heute

当代西方学术对话译丛

薛晓源 主编

思想的盛宴

—— 与西方著名思想家伽达默尔等对话

[德] U.伯姆 编

王 彤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的盛宴：与西方著名思想家伽达默尔等对话/
[德] 伯姆(Boehm, U.) 编；王彤译. — 杭州：浙江人民
出版社, 2001. 12

(当代西方学术对话译丛/薛晓源主编)

ISBN 7-213-02344-6

I. 思… II. ①伯…②王… III. 哲学思想—研究
—西方国家 IV. 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3202 号

思想的盛宴

——与西方著名思想家伽达默尔等对话

[德] U. 伯姆 编

王彤 译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大学印刷厂
(杭州玉古路 20 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3.5 万
插 页 2
印 数 1 - 3000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2344-6/B · 81
定 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题记

人人都需要哲学，它就像“袋鼠的跳跃和猿猴的攀爬一样自然”。然而，长期以来，哲学在大众的印象中似乎名声不佳，人们总觉得它太玄太抽象，不好理解，没有现实意义，与实际生活毫无联系。哲学与大众之间的鸿沟，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形成了。哲学真的没有用？它难道只能被抛弃？

本书是德国西德意志广播电视台“今日哲学”专题节目的精华荟萃。“今日哲学”是德国惟一的哲学专题节目，有数百万人收看此节目，主持人U.伯姆也因此成了德语世界家喻户晓的人物。“今日哲学”所谈论的不仅有哲学问题，它还涉及当今社会许多政治、社会学和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该节目邀请的嘉宾都是当前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知名的专家教授。其中有被誉为“德国人文科学首席使节”的伽达默尔，被誉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西方人文科学界领军人物”的哈贝马斯。除了人文社会科学家之外，自然科学家也参与到对话中，如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里高津。

这些专家教授就“哲学”、“认识”、“道德”、“政治”和

“生活”等专题进行了多次对话，对话的主要议题有：哲学有何用？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否有最后的确定性？精神与自然的关系。论时间（例如，时间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时间与媒介的联系；时间、人的权利与生活的关系问题）。道德还有现代性吗？是什么维系着我们的社会？我们是否又重新成为一个民族？法律统治着政治吗？人类缺少什么？怎样寻找自己的生活？

从这些对话中，读者不难看出哲学家们深刻睿智的思辨。除此之外，读者还能看到：

——哲学是一种顽强的思考，它能给人指出方向。面对现代社会形形色色、变幻无穷的各种社会问题，人们恰恰需要这种不随波逐流、顽强的哲学思考。

——这些对话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自我理解，哲学变得平易近人、谦虚起来，它放弃了对世界的包罗万象的解释，学会了倾听和获取信息，并试图建立一种具体、生动、贴近大众、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

——哲学可以“分馏和更生事物”，当人们遇到困惑时，哲学的丰富的思考说不定可以发挥作用呢！

出版前言

对话作为一种知识语体，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许多伟大的哲人运用对话这种形式来展示其滔滔辩才和深邃的哲思。苏格拉底以及柏拉图托苏格拉底之名的睿智之思，大多是以对话的形式流传于世的。在这以后，西方学术界薪火相传，有许多名人大师用这种言说方式去追问真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 世纪下半叶，由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卫星电视、英特网等大众传媒的迅速普及，人类社会进入了“图像世界”。社会问题的丛生以及传媒的快速和便捷，使得“脱口秀”、“对话”、“实话实说”等面对面的即时互动的节目类型应运而生。许多著名学者从幕后走到台前，从宁静的书斋走向热闹的电视演播大厅，直接面对发问的观众和主持人，直接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问题，侃侃而谈，与在场的和不在场的电视观众即时互动，反响强烈。相比其他形式的电视节目，这类对话节目最适宜于以书的形式再现，而本译丛就是从这类书中遴选出来的。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原作者所固有的文化背景、分析

问题的视角和立场，使得书中的一些论点和对问题的分析，难免有偏颇之处。关于这一点，相信广大读者是能够根据自己的判断力，加以理性评判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只是给中国学术界、读者提供了解和认识西方当代思想发展的知识语境和文化资源，含英咀华，从而推动我们自己的学术进步。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

总 序

薛晓源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和繁忙，终于坐下来为这套学术对话译丛写序言了，心里感慨万千。上个月好友从家乡来，谈及我目前所从事的工作，他非常惊讶我在这么好的中央学术机关呆着，不全心全意从事严肃的学术工作，而花大量的力气和时间从事译介和出版工作。

我略微思考一下，这样回答他的惊讶：出版界出版的国外的学术书很多，然而也很滥；很多在西方是昙花一现的书，在我们这里却被奉为主臬；很多在西方影响深远的书，坊间却久久不见译本；我本人是个“书虫”，酷爱图书，很多朋友包括国外的出版社及其代理商，知道我的嗜好，经常寄书和发送图书信息，我在畅游书海之余，常为其他读者遗憾。

1999年夏季，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黄育海和编辑李宁来京，得知我手中有那么多好书，就鼓动我精选一套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愿意购置版权。面对他们的热情和敬业精神，我无法推辞。接下来便是紧张的选书工作，我们经过反复商榷，确定以下四条为选书标准：第

一，所遴选的著作必须是当代西方具有深远影响的主流作品；第二，作者必须是享有“世界”声誉的重要人物；第三，每本书是以某一学科为主，兼及其他学科，整套丛书是跨学科的；第四，最好是采用生动活泼的形式来展示各学科、各领域的大师对全球化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刻洞见和超前性的预警。

前三条标准还便于操作，最后一条却是知易行难。经过反复思考和大量筛选，终于寻找到用“对话”形式去切入这四条严格的标准。“对话”这种形式在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末是非常盛行的，尤其是“对话”这个词语经常挂在人们嘴边，后来，渐渐式微了。现在这种文体和形式又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在西方历史上，对话体是最早出现的学术语体。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许多脍炙人口的言行，大多是他的学生柏拉图用对话体的形式记录下来的，柏拉图用生动的语言和传神的笔调录下了苏格拉底深邃的思想。用对话形式去解说深邃的思想，根据希腊语文学家的考证，早在苏格拉底之前就盛行，这种追问真理的方式浸润已久，渗透到希腊语言中去了，“辩证法”在希腊语中意思为“对话”或“谈话”。美国著名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在名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指出：“古希腊哲学家们将‘对话的艺术’（*tekne dialektike*）作为推理的一种方法；的确如此，柏拉图将它视为他所称之为‘科学’的真理知识的惟一可靠的方法。”

由此可见，用对话的形式去追问重大的学术和社会问题，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当代西方学术大师

对这种优良的传统有着很好的继承。尤其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卫星电视和英特网的普及,图像时代真正来临了,“对话”的程度、广度、速度、影响度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中央电视台的“对话”和“实话实说”节目影响巨大,现场直播往往是万人空巷。本丛书所选的四本书,其中三本书是电视记者采访大师的实录,尤其是记者采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双方约定:事先不做任何准备,现场直播,问者与答者针对各自感兴趣的重大问题即兴发挥,双方在电视观众面前共同经历一场智慧与解释的“冒险”。

有鉴于此,我是这样理解和评估“对话”这种言说和叙事方式的:第一,对话就如德国存在主义大师马丁·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是个体存在追问真理的一种方式,是真理的“催生婆”。第二,对话就是使对话双方真正置身于“互相面临、互相对峙”的语境中。第三,对话的本质就是对话双方的相互“诘难”,由简及难、由俗及雅,循序渐进,使真理敞现,使个体澄明。第四,对话最为实际的功能就是提供一条通往艰涩深邃思想宝藏的“林间小道”,借助于它不必再恐惧思想艰深的迷途,不必在歧路丛生的学术的十字路口徘徊不前。仅举两例说明:君特·格拉斯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小说家,是 1999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被西方媒体誉为是“继托马斯·曼之后的又一位杰出的德国语言大师”。但是,他的许多作品往往是寓意晦涩,艰深难懂,使很多读者(包括我自己)每次都浅尝辄止,望而却步。哈贝马斯是当今西方最著名的哲学家,是法兰

克福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今年夏天来中国访问讲学,在北京和上海引起强烈轰动。但是阅读哈贝马斯的著作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郭官义先生在《〈认识与兴趣〉译者前言》中说:“哈贝马斯的理论著作晦涩难懂,这是他的读者公认的。这不仅仅因为他的论题极为广泛,他所使用的语言带有德国哲学传统语言的抽象性和深奥性,还因为他在论述时大量使用了自己独创的新词汇、术语和概念。”因此,英国社会学家彼得·威尔比把阅读哈贝马斯著作之艰难比作“奋力登山”。然而,通过“对话”形式去解读格拉斯、哈贝马斯作品和著作,是一条值得信赖的捷径,这也是我主编这套译丛的良好愿望。

经过艰难的选择,“当代西方学术对话译丛”第一辑择定四本:《启蒙的冒险——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对话》,《作为未来的过去——与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对话》,《自由与资本主义——与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话》,《思想的盛宴——与西方著名思想家伽达默尔等对话》。细心的读者马上就会发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套丛书第一辑所选著作均是德语世界的作品?在这里我要作一些说明:一是我个人比较偏爱德语思想和文化,其学术思想深邃性和前瞻性最具明显;二是其他语种的版权联系由于时间紧迫,再加上其他原因,未能及时到位。我想留下的缺憾只能由第二辑来补偿了。最后,再次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以及各位译者的鼎力帮助。

2001年深秋于北京西单

前 言

如果你没钱买一盏灯和灯油，如果你除了午夜到鸡鸣这段时间，再没有别的时间可供支配，那么，你就必须学习哲学。

F. 荷尔德林

人人都有哲学问题。哲学问题在人的童年时代就已经是一个基本需求。但这未必是哲学的根据。“人的思维就像袋鼠的跳跃和猿猴的攀爬一样自然”，人脑研究者瓦伦丁·布莱登伯格如是说。

如果你想思考问题并遵从荷尔德林的建议，那么你往往很难弄清思想对象，很难理清那数不完的文献，你会迷失在互相矛盾的思想体系和哲学家们越发复杂化的专业语言的迷魂阵里。在感性上可以理解的对生命基本问题的回答可以更快地在宗教教派、宗教教师、星占学家以及密宗和新时代的大师们那里找到。

长久以来，哲学在大众印象中名声不佳。人们觉得它太抽象，不好理解，没有现实意义，与实际生活毫无关联。哲学家鲜有脱离学术象牙塔的。

哲学与大众之间长期存在着鸿沟，哲学家用自我怀

疑的方式,用“哲学有何用?”这样一个问题——三四十年前这是哲学的一个最令人关注的题目——对这一鸿沟进行反思。T. 阿多诺在 1962 年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一点儿也不清楚”。他担心,论证一种“被时代精神当成过时与多余的东西而弃置一旁”的事物,听起来有些虚弱和矫情。哲学是“不能应用于解决生活问题的技术”,它与“主流意识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大众很难接受这样的或类似的拒绝观点。虽然哲学对生活无益或——更糟糕的是——只对生活满怀鄙视,并自视清高地远离俗人的烦恼,大众仍然注意到了 20 世纪已经去世的伟大思想家:阿多诺、霍克海默尔、布洛赫、维特根斯坦及海德格尔。

哲学究竟还有什么用处呢?技术与科学飞黄腾达,早就摆脱了哲学,它们甚至使经济的马达飞速运转,而哲学家作为思想官员和哲学的遗产的概念管理员却在大学里艰难度日,情况难道不是这样吗?N. 埃里亚斯认为,哲学在今天“完全是在模仿”,它的声誉不过是“一个伟大时代的余响”。

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哲学也一样。哲学与大众之间的气候已经变了。大众日益增长的兴趣不仅是冲着那些伟大的名字。他们需要哲学对过去几十年的普遍经验做出负责任的说明。

本书中收集的谈话主题广泛,清楚地说明了今日哲学在解决社会和每一个个人的问题时所面临的任務。尤其是伦理问题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我们不会再天真地相信,我们可以用技术创造一切,用政治控制一切。我们开始怀疑一种无力就其目标的可实现性进行思考的理性。我们清楚文明进步的阴暗面,这一进步不断摧毁大自然里的生命的基础。我们目睹了我们与之相处的无数风险,而这些风险也正是科学飞速进步的后果。大众传媒、信息网络的国际化以及一切领域的全球化的不断增强的影响产生出许多问题。东西方对立结束后,世界政治的讨论话题转移到文化多元性与人权。从西方哲学传统中产生了对人权的普遍有效性要求的论据。一些国家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拒绝这一要求,认为它是“欧洲中心主义”。

如果你认真观察在公开场合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寻找这些问题的原因和解决方案的证据,那么,你就不可能回避哲学,也不可能回避传媒每天的报道。在与其他科学家和那些在政界和社会中有决策权的人的对话中,哲学家在当代处处都奇货可居。他们给政客、商界头目,甚至于职业顾问出谋划策,他们培训职业经理和管理人员,在医疗和技术领域的伦理委员会任职,并在项目小组规划我们所有人的未来。

对哲学的普遍需要导致学校设立伦理课程,新的研究机构和许多对话团体建立起来,惊讶不已的出版商因此获得哲学书籍给他们带来的红利,而哲学家则有了新的就业机会,如在生活顾问领域,过去这一职业一直是牧师、心理学家和医生们把持着。G. 阿申巴赫在 1981 年开了一家哲学实习所——那个时候,媒体称他是自苏格拉

底以来办这类实习所的第一人——他想把哲学的最本源的权限,把常常被人们遗忘并埋没的一个传统恢复起来,这一传统的要点是人对自我和世界的沉思,也就是说恢复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现代世界生活方式的许多问题都是些意识问题,不是病,也不是心理异常。阿申巴赫说,人们缺乏身处危机、恐惧和抑郁状况时生活的选择权,在这时,心理学家和治疗医生的有限的课本知识帮不了多大的忙,哲学的丰富的思考可能性倒能发挥作用。用诺瓦利斯的话讲,哲学可以“分馏和更生事物”。哲学可以使传统与人们关于自我和世界的丰富经验有机结合起来,在这里,传统使任何直接的利用超越了所谓的教育,但传统对于我们作为人和民族的认同感来说又是不可或缺的。

本书收录了与当代几位最著名哲学家的对话:H. - G. 伽达默尔,“德国人文科学首席使节”;D. 亨利希,他的学生和接班人身居各路要职;C. 魏茨泽克,物理学与哲学的中间人;J. 哈贝马斯,作为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始终从政论的角度陪伴着联邦共和国的历史;R. 罗蒂,美国实用主义者;O. 马库阿德,快乐的怀疑论者;J. 密特施特拉斯,科学哲学家。除了一些年轻哲学家,自然科学家也参与到对话中,政治家P. 格洛茨,在其专业以外名声不小的社会学家U. 贝克,以及与O. 赫弗对话时的电视主持人U. 威科尔特。

谈话是在电视摄像机前面对公众制作的,这个谈话系列的标题是“今日哲学”,只有一个例外:哈贝马斯与

R. 德沃金的对话是在没有现场观众的情况下,在很小的圈子里进行的。这是哈贝马斯第一次上电视制作节目,这之前他一直惧怕任何电视露面。有关谈话的原因和情况的信息可从事前说明中获得。

本书的创意来自出版社,它从电视系列节目谈话中挑选了一些谈论内容。在电视节目的多种播出形式中,这些谈话节目最适宜于以书的形式再现。谈话节目里,媒介物在图像上集中在人身上,在声音上则集中在所讲的话上。哲学家与电视消费者本来认为,谈话是在电视中介绍哲学的最好形式,因为,哲学的具体的真实性是哲学家、哲学的思想和概念在电视中展现,在对话中发展;检验和斟酌论据并寻找更好的论据是对话的责任。这一过程就是思考,这一活生生的哲学思辨过程可以在对话中被领悟和理解。

这些对话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的自我理解,哲学变得谦虚起来,放弃了对世界的包罗万象的解释,哲学学会了倾听和获取信息,它鼓励人人都自己进行思考。如果我们希求哲学家使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责任中解脱出来,那么我们就苛求哲学家了。

媒体的轻微压力使哲学家在摄像机镜头前使用了一种他们上课和写书时所不曾用过的语言,这种语言更好理解,它照顾到了公众和哲学外行的利益。因此,出版社通过对谈话录音进行较为费力地编辑(这些录音都由所有参加者进行了再修改并得到他们的认可)这种迂回途径,最终使得更广大的读者群得以看到一本出版社直接

从谈话参与者那里也许根本求不来的书。

通过电视这个论坛，哲学也许又回归到它的古代源头，在古代，它是公众场合和市场上人们商谈的东西。

“今日哲学”是科隆西德意志广播电视台的一个播出节目，它是电视上惟一不停播送的哲学节目。自1988年1月起，该节目就以特写、人物肖像、文件汇编、新闻报道和讨论的形式在迄今为止（1996年12月）所做过的100个节目中探讨了哲学问题。这个谈话系列想向更广泛的大众介绍著名哲学家，使大众获悉有关当代最重要的哲学流派的知识。它试图寻找一种具体、生动、贴近生活的哲学，这一哲学可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对思想方向援助的需求。

当今社会，人们越来越认为在电视里出现的東西就是重要和真实的，如果哲学不在电视里出现，将会很糟糕。显然哲学家们接受了这一挑战，在过去几年里，“哲学与大众”这一主题比以往更频繁地列在了他们的会议议程上。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该节目的合作者，感谢谈话参与者，感谢我的夫人，她在“今日哲学”栏目所走过的几年时间里给予我理解，还要感谢科隆西德意志广播电视台的项目负责人：G. 施特鲁弗、H. 罗森鲍尔和W. 哈默尔斯基，他们坚定地给予我开始制作该节目的机会。他们的决定同时对此有益，即电视观众和读者也许更容易听取F. 荷尔德林的那个建议。